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文/摄

## 军旅歌手乌兰托娅 陪你一起看金色的牧场

■妈妈反对乌兰托娅唱歌 ■她高考时虚脱 ■她拜师时吃晕车药发作 ■她首次考军艺落榜,遭车祸险些断送艺术生命 ■她从专业演员变为业余歌手



乌兰托娅身着蒙古族服装正在演出



乌兰托娅演出后与伴舞者合影



乌兰托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着军装的乌兰托娅



乌兰托娅与本报记者合影

因为我们今生有缘/让我有个心愿/等到草原最美的季节/陪你一起看草原/去看那青青的草/去看那蓝蓝的天/看那白云轻轻的飘/带着我的思念/陪你一起看草原……

这是军旅歌手和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歌手——乌兰托娅创作的《陪你一起看草原》。在这首歌里,表达了乌兰托娅对家乡的热爱。不仅如此,她更爱唱描写草原的歌曲,有《来到草原》、《金色的牧场》、《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走进草原》、《多情的蒙古人》。是草原养育了乌兰托娅,给她带来艺术的源泉。她经过多年的演唱实践,摸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并且给与了准确的定位,声音高亢优美,富于感染力。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她多次深入基层部队,边防哨所为官兵们演出,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和喜爱。她多次参加歌手大赛,多次获奖。如今,她很少登台参加大赛,却成为了评委,被戏称为“评委”专业户。今年她又被封为中国影视歌曲歌手大赛评委会副主任。近日,记者在总参的一间办公室里采访了总参某部文化干事乌兰托娅。她笑着说:“自己现在是业余歌手,以前是专业演员。”她是怎样从专业演员转变为业余歌手,又是怎样成为专业演员的呢?

### 陪发小到音乐辅导老师家 辅导老师说乌兰托娅是唱歌的料

乌兰托娅的祖籍在内蒙古美丽辽阔的科尔沁大草原。她最喜欢的草原歌曲之一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在她幼小的记忆中,父亲很少回家。家中的一切事情都由母亲一个人承担着。“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农场里的大喇叭,整天地播放着当时很流行的歌曲,有《乡恋》、《心中的玫瑰》、《妹妹找哥泪花流》,好多歌呢!我就想,这些歌怎么这样的好听呢?”乌兰托娅就默默地学唱着这些流行歌曲。

在乌兰托娅的记忆中,父母经常与同事朋友聚会。每次聚会父母都会骑着自行车带着她姐弟俩一同前往。“我们蒙古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无酒不成席,无歌不成宴。每次聚会大家都是唱歌跳舞,直到深夜也不愿离去。真有点扰民的程度了。”就是这样的歌舞狂欢熏陶了乌兰托娅,耳濡目染地学会了歌曲和跳舞。那时,各单位还经常举办联欢会。联欢会上少不了唱歌跳舞。“我父母歌唱得很好,他们也是联欢会的常客。我也时常登台一展歌喉。有的人不好意思唱。我妈就说,让我家姑娘唱一首吧!当时,我胆子很大,也不怯场,登上台就唱歌。”这也给乌兰托娅提供了舞台经验。

这些都是明面上的事情,背地里乌兰托娅还时常偷听港台的“靡靡之音”。改革开放之初,乌兰托娅的家与其他一些个别家庭一样,有了小型录音播放机和收音机。“但是,妈妈不让我听砖头(录音播放机),妈妈让我听收音机里的歌曲、评书。我只能到

同学家里去偷听港台的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我还抄写一些歌曲,偷偷地学唱。我想唱个痛快的时候就是上音乐课。”乌兰托娅在压抑中赶时髦。

让乌兰托娅受刺激的是,她的一位同学在小学毕业的时候,考上了艺校学舞蹈。“我还在傻玩的时候,人家已经在她妈妈的教导下学习了舞蹈,这可让我羡慕不已。”在乌兰托娅上初一将要结束的时候,一位发小要考内蒙古艺术学院。这位发小邀请乌兰托娅一起到一位音乐辅导老师家去见面。这位老师先听了发小唱歌之后,又听了乌兰托娅唱歌,对乌兰托娅说:“你的音乐接受能力和对歌曲的理解要比她强(这位发小)。听音准比较强,适合唱歌,是唱歌的好料子。”乌兰托娅说:“音乐接受能力是指耳朵的听力,就是听音准。我的发小耳朵有毛病,而我的耳朵没有毛病,听力好。”乌兰托娅听到这位老师的这句话,像一枚定心丸,也像一个遥远的目标。

### 妈妈反对乌兰托娅唱歌 她的歌声说服了妈妈请来的专家

乌兰托娅记住了这句话,回到家后,把这位老师的话原封不动地对妈妈说了:“我要学音乐,学唱歌。”妈妈很坚定地她说:“不行。你学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学唱歌,这不是正规的工作,业余时间唱唱还可以。”乌兰托娅说:“在父母的年代人里,还有很多旧观念束缚着他们。”乌兰托娅分析,一是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她唱歌,二是她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应该考大学。

妈妈的反对,乌兰托娅的执着,母女俩闹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乌兰托娅整天地哭哭啼啼,甚至不吃饭,以“绝食”威胁妈妈。妈妈说服不了乌兰托娅,决定请妈妈的同学、内蒙古艺术学院讲师木兰来劝。妈妈对木兰说:“你劝劝我姑娘,不要学唱歌了。”木兰说:“你把孩子带来我看看是不是学唱歌的料。”妈妈带着乌兰托娅来到木兰家。乌兰托娅给木兰唱了

几首歌。木兰听完乌兰托娅唱的歌高兴地说:“这孩子唱得不错呀!”木兰还劝乌兰托娅的妈妈说:“你就让她学呗!交给我吧!”妈妈对木兰说:“本来是让你劝她别学唱歌,反而你顺着她说。你说行,就让她学呗!”乌兰托娅跟着木兰学唱歌,木兰也成为乌兰托娅的音乐启蒙老师,正式拜的第一位老师。

乌兰托娅跟木兰学唱歌有一年。初中毕业时,乌兰托娅不准备考高中,而是考了内蒙古艺术学院里的中专。没想到,一考中的,成为内蒙古艺术学院中专生,专业是声乐。她说:“考上中专,也为家里减轻了负担,因为有几十元是助学金。从花家里的钱到不用花家里的钱说明自食其力了。”

三年中专学业很快过去。“在毕业演出的时候,我唱了五首歌,其中一首《黄水谣》震惊四座。这就是音乐的接受能力。我刚到艺校的时候,接受能力还不行,临毕业的时候,接受能力突然爆发。”乌兰托娅在唱《黄水谣》的时候,声情并茂,被歌曲里表现的悲惨场景所感染,流下了眼泪。她真情的表演也感动了在场的老师。她演完后,院长对她说:“你赶紧准备文化课吧,准备参加高考,考我们学院吧!”

### 两个月补习,中专生变成大学生 部队大熔炉练出淳朴品质

乌兰托娅决定要参加高考时但已经5月了,离高考只有俩月。“我没有上过高中,两个月的时间怎么能够补习高中文化课呢?妈妈帮我找到最好的学校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我刚进补习班,同学们还纳闷!快高考了怎么还进人呢?他们知道我是考艺术类的之后,疑问就打消了。”乌兰托娅进入补习班后,听到老师讲课如同听天书一般,跟傻子一样。“我只能死记硬背语文、地理、历史等科目。”临高考前一个星期,乌兰托娅不想考了,想放弃。但是,同学们鼓励她,给她打电话:“都到这份儿上了,你必须得去,要坚持,说不准一哆嗦你就成了呢!”乌兰托娅说:“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有好人在帮助我,支持着

我。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参加了高考。”当年的7月7日,乌兰托娅参加高考。第一门是语文。乌兰托娅说:“我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写完考卷的,交完考卷。我就虚脱了。从此,我遇到紧张的时候就虚脱。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四五年。”

高考结束后,乌兰托娅很轻松。“我考得太差了,不抱任何希望,也不敢问别人。”一天,乌兰托娅随妈妈去公园练气功,见到一位研究易经的学者。妈妈对这位学者说:“给我姑娘算上一卦,能上内蒙古艺术学院吗?”这位学者掐指一算说:“能上内蒙古艺术学院。”乌兰托娅也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有一天,她碰到一位在内蒙古艺术学院的熟人。这位熟人对她说:“你快来领取通知书。”1991年,乌兰托娅一不留神,考上了内蒙古艺术学院声乐系。

三年以后的1994年,乌兰托娅以优异的成绩从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毕业后,她到处报考艺术团。而武警内蒙古总队文工团最先给乌兰托娅录取通知书。乌兰托娅说:“我妈说,女孩子穿军装比较好。考部队文工团一个最大好处是,这里的工资高,我每月的工资400多元,比我父母的工资都高。”其实,乌兰托娅被武警内蒙古总队文工团录取之前就已经参加了这个团的演出,她是这个学院应届毕业生里第一个有定向单位的学生。乌兰托娅说:“部队工资虽然高,但不能出国演出。我的同学被分配到地方艺术团体,经常出国演出,我很羡慕。我曾经想转业到地方。我把这个想法跟我妈说了之后,被我妈臭骂一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踏踏实实地当文艺兵了。”1995年初,乌兰托娅正式穿上了武警内蒙古总队文工团的军装,成为专业演员。

乌兰托娅说:“刚到文工团的时候,下基层的演出特别多。每次我都以饱满的热情,为基层的战友们歌唱,战友们热烈的掌声让我特别兴奋。战友们鼓掌我就唱,一首接一首的唱。好多次慰问演出回来,我都几天不能说话,但心里还是很美!”一年多的演出下来,乌兰托娅在感到无比快乐的同时,也逐渐发现

自己的歌唱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 乌兰托娅拜师时吃晕车药发作 首考军艺落榜,遭车祸断送艺术生命

她上大学时认识了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冉伟君阿姨。冉伟君对乌兰托娅说:“你不能总是这样下去,应该继续学习。”冉伟君提议,愿帮助乌兰托娅联系军艺老师。这是乌兰托娅所期望的。

1995年年底的一天,冉伟君带乌兰托娅去解放军艺术学院与孟玲老师见面。孟玲老师是著名声乐教育家。王宏伟、刘和刚等著名歌唱演员都是她的弟子。乌兰托娅说:“我有晕车的毛病,现在还有。坐别人车的时候,不在状态时就晕车,自己开车不晕车。”那天,乌兰托娅事前还吃了晕车药。到了孟玲老师的琴房之后,晕车药发作。“我晕晕乎乎地唱完了五首歌。”孟玲老师听完乌兰托娅唱的歌之后,说:“这孩子的条件不错。”孟玲老师很痛快地收乌兰托娅为徒了。乌兰托娅拜孟玲老师为师后,她每两个月从呼和浩特市来北京待两周,向孟玲老师学习声乐。乌兰托娅说:“那时,我不买衣服,不讲究吃喝。我的工资基本上都用在在了学习上。”跟孟玲老师学习两年以后,孟玲老师对乌兰托娅说:“凭你的条件,应该报考军艺了。”

1997年是乌兰托娅祸不单行的一年。4月,她乘兴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她精心准备了几首歌曲,也获得了主考老师的认可,但是,当她报名的时候,被告知不能报名。乌兰托娅说:“我当时不知道以个人的名义是不能报名的,要由组织报名。”等乌兰托娅报名时为时已晚。她只能扫兴而归。5月4日,她随文工团到武警内蒙古包头支队慰问官兵演出。她说:“我们到那里不仅要演出,还要培养基层的文艺骨干。”在回来的途中,她们的车与一辆银行的车相撞。乌兰托娅坐在副驾驶员的位置,结果大腿骨折,脸部受伤严重。她说:“我的恢复功能比较好,现在,一点都看得出来受过伤,脸上的疤痕都看不出

来。”她说:“当时,这次车祸险些断送了我的艺术生命。”经过抢救,乌兰托娅从死神那里回来了,可是,她的腿不能走了,只能拄着拐杖。“我不能拄着拐杖演出呀!部队的医院想出了很多办法救治这条腿,也无济于事。我妈很着急,四处打探,找到了一个治骨折的偏方,只有120元。我用了这个偏方,很快就扔掉了拐杖,重新走上了舞台。”

### 乌兰托娅两次考取军艺学习专业不同 她从专业演员变为业余歌手

1998年4月,乌兰托娅拖着还打着钢钉的伤腿,再次报考军艺。这次是武警内蒙古总队以组织的名义为乌兰托娅报考。乌兰托娅说:“是我坚强的行动感动了总队。”乌兰托娅以优异的成绩被军艺音乐系录取。军艺毕业后,她到解放军总参某部工作。面对她的第一场演出,就是2003年6月在非典时期慰问驻京部队。“当时,我唱了《一帆风顺》和《蓝色的故乡》。”乌兰托娅说,“看到战友们,我的身上就充满了力量!”

在她参加的众多慰问演出中,2005年到河南某连队的演出让她记忆犹新。这年中秋节期间,“大家基本上是下车就表演,上车就睡觉,太累了。”乌兰托娅说。她们的小分队到的最后一个慰问点,是个非常偏远的连队驻地。她和小分队的队员们为战友们唱了很多歌。那地方蚊子很多,晚上,驻地的战友们把最好的蚊帐给她们用。第二天临行前,战友们流着眼泪,拉着她们的手说,好久没看到这么多人和精彩的演出了。那一幕至今还时常浮现在乌兰托娅的脑海中。“我现在还想再去看看那些战友们,他们真是太辛苦了!”

之后,乌兰托娅又一次报考军艺文化组织系,再次成功,这次注定了她从专业演员改变为业余歌手、文化干事。如今,乌兰托娅已经是一个有着20年军旅生涯的老兵了。在做好上级交给的工作的同时,她一有机会就参加各种演出,为基层的战友们歌唱。“能为亲爱的战友们而歌,我感到特别光荣,特别自豪!”乌兰托娅说。